

809110

187

7/2152



卡夫卡

Kafka.

SHAANXIRENMINCHUBANSHE



809110

12  
7/2151  
Franz Kafka

卡夫卡

[德] 瓦根巴赫 著

韩瑞祥 译

唐松阳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187

7/2151



卡 夫 卡

〔德〕瓦根巴赫 著

韩瑞详 译

唐松阳 校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窄 32 开本 6.5 印张 4 插页 112 千字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0094·684 定价：1.50 元



1914年的卡夫卡

BAI 331.09



十岁时的卡夫卡  
和他的两个妹妹



初上中学  
时期的卡夫卡



卡夫卡与  
他最小的妹妹  
奥特拉

封面设计 王晓勇  
尾 花 孙恩戈  
责任编辑 郭原奇

# 目 录

|                    |         |
|--------------------|---------|
| 如何认识卡夫卡及其作品·····   | 孙坤荣 (1) |
| 作家与身后的声誉·····      | (43)    |
| 家庭——童年·····        | (46)    |
| 布拉格古城里的奥匈帝国        |         |
| 国立德语高级中学·····      | (62)    |
| 大学年代——布拉格的         |         |
| 环境——语言·····        | (79)    |
| “工伤事故保险公司”——朋      |         |
| 友——计划——旅行·····     | (104)   |
| 一九一二年·····         | (123)   |
| 两次恋爱——《审判》·····    | (143)   |
| 祖拉奥——第三次订婚——       |         |
| 基本模式·····          | (162)   |
| 米勒纳——《城堡》——柏林····· | (179)   |
| 年表·····            | (196)   |
| 评论·····            | (201)   |

# 如何认识卡夫卡及其作品

北京大学西语系 孙坤荣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1826年发表一篇论述莎士比亚的文章，用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个标题。现在，论述卡夫卡的文章、专著在西方文坛也是车载斗量，并且与日俱增。特别是因为一九八三年恰逢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一九八四年又是他逝世六十周年纪念，真有些“说不尽的卡夫卡”的感觉。把卡夫卡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我想不致于太违背常识，因为早在1946年，英国诗人奥登就认为：“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sup>①</sup>岂止是莎士比亚，奥登把但丁、歌德都联上了；在西方文学评论界，把卡夫卡看作最佳作家的评论家大有人在。因此，假如我把这篇文章的主标题称为《说不尽的卡夫卡》，不会被认为是有意抬高卡夫卡吧！

从三十年代起，卡夫卡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

---

①见《卡夫卡问题》，转引自《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第193页。



注意。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至今不过五十多年，但是他已经象莎士比亚一样，“他的岩石宝座的最下面，有一大堆人在喃喃细语，他们在解释他，拯救他，判他的罪名，为他辩护，崇拜他，诬蔑他，翻译他，诽谤他，而他们对的话却一点都听不见！”<sup>①</sup>在我国，介绍卡夫卡或者解释卡夫卡的作品只是近几年的事；然而，崇拜他，诬蔑他的奇闻轶事也已不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本文既不想为他辩护，也不会去诬蔑他，只打算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一些说明。这里没有多少抽象的理论，只有根据资料介绍的具体事实，以及从事实中得出的一些看法，不知能不能对我们认识卡夫卡及其作品有所帮助。

## 一、卡夫卡其人

世界文坛上的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生涯和成长发展，有的与个人身世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则不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属于前者，因此谈卡夫卡不能不谈他的家庭。他家是犹太人，原先住在捷克（波希米亚）一个农村里；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在布拉格开设一家百货商号，与一位富裕的讲德语的犹太人家的女儿尤利·洛维结婚，后来就定居在布拉格。Kafka（卡夫卡）是捷克名

---

<sup>①</sup>德国赫尔德：《莎士比亚》（1771），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第261页。

字，正确的写法应是Kavka，意为“寒鸦”<sup>①</sup>，这只小鸟也就成了他家商号和家族的标志，甚至信笺上也印上这个标志。赫尔曼申报户籍时作为捷克人，可是他把他的儿子弗兰茨送进德语中学和德语大学（布拉格大学德语部）读书。因为两位双亲忙于商号中的事务，弗兰茨在童年时经常是一个人或被托咐给别人照料，因此他习惯了一个人冥思苦想，养成了一种懦弱的感情。赫尔曼基本上属于白手起家的商人，精明能干，坚韧不拔，自满自足，不可一世。弗兰茨·卡夫卡后来把他自己缺少自我价值的感觉归因于他的父亲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影响，而把自己沉思冥想的心情看作来自他母亲方面的家庭遗传。这种懦弱、隐蔽、羞怯、内向的抑郁性格，他有一次把它称之为“人间的重负。”<sup>②</sup>心理学上的这些因素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

弗兰茨·卡夫卡入布拉格大学，开始时学了二个星期化学，后来学了一个学期文学，接着在法律系注册。这一方面迫于父命，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后好找职业——当律师，做各种公职人员都比较容易<sup>③</sup>。而在内心里他一直希望能够从事写作，把时

---

①寒鸦形状跟乌鸦相似，身体较小，叫声较尖，颈部和腹部灰色，其余部分黑色；生活在山野中，吃食害虫。

②见马克斯·勃洛德《关于卡夫卡》，德文版第17页。

③见《致父亲的信》，《世界文学》1981年第2期第281页。

间和精力化在这上面。父亲赫尔曼见儿子感情脆弱，喜爱写作，当然感到非常懊恼；他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家庭的事业，并有新的开拓。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完全落空了；他认为儿子的写作根本没有必要。母亲在这里起调和作用，但是她还得听命于父亲。需要自由和需要安全保障的矛盾使弗兰茨·卡夫卡不能脱离家庭，即使当他在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工作，有了相当富裕的收入后还是如此。尽管他的父亲对他不理解，家庭还是向他提供了安全保障，这对他的写作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却给他带来了许多危害。不仅是因为父亲强有力的权威，而且由于犹太出身的关系，把这个敏感的儿子在道德上的独立也给埋葬了。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对勃洛德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成年时期，我是从孩子一下子成长为白发老人的。”<sup>①</sup>他经常抱怨别人总是把他当作年轻人看待；但又总是要证明，自己无论如何不是无用的废物。

一九〇〇年时的布拉格，连郊区将近五十万人口，讲德语的仅三万四千人，而其中犹太人不过二万五千人<sup>②</sup>。捷克人、苏台德区德国人和维也纳的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反犹太主义，自从弗兰茨·卡夫卡

---

①勃洛德《关于卡夫卡》，德文版第40页。

②见瓦根巴赫：《弗兰茨·卡夫卡，画传》，德文版第57页。

诞生以来一直在高涨。这使他的内心里感到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自我仇恨。由于这种仇恨，他很想过一种逃遁的生活：参加手工劳动到农村去生活，或者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到巴勒斯坦过简单的生活。不这样就觉得没有出路。赫尔曼似乎同犹太人的信仰只维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系，可是弗兰茨在1910至1911年却备尝这方面的痛苦；他站在东部犹太人的对立面，把自己看作是西部犹太人。他愈来愈接近一个犹太人剧团，最后并加入这个剧团；但这常常引起他的恐惧。他当时还没有理解到，犹太教徒之间关系的疏远同大城市中人们之间关系的疏远是有联系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是犹太人就会少孤立，就不会在大城市的人们中感到疏远。这种现代化大城市人们之间关系疏远的事实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作了深不可测的描写，击中了读者的敏感性，引出了多义性的解释。

从中学开始，弗兰茨·卡夫卡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后来他也偶然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想，但是他始终没有致力于某一个党派。他是一个非常不合群的人，除了中学时的奥斯卡·波拉克和大学时的马克斯·勃洛德外，交往的人很少。这种离群索居使他与已经疏远的犹太人和社会更加疏远，性格更加孤僻。他后来把自己的交往对象放在日记上，从一九一〇年开始写日记。他把写日记看作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事，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写道：“我

将不再放弃写日记了。这次我一定要十分坚决，因为只有写日记才是我力所能及的。”<sup>①</sup>他写日记和别人不一样，很少记事情，而主要记印象：日常生活的印象或对读物和演出的印象，更多的是叙述故事的句子，片言只语，零星段落。人们不难发现，在他的日记中本来是自传性的东西转化为虚构的东西，隐喻以一种怪诞的独立倾向穿插进来，使人难以琢磨。也就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他记下对自己写作的怀疑（他喜爱写作，但又怀疑自己的写作，这种矛盾心理贯串着他一生）：“我真象石头做的，我就象我自己的墓碑一样，因为在我身上对无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怀疑或信任、钟爱或厌恶、勇敢或害怕都不留下任何空隙，而只有模糊的希望，可这也并不比那些墓碑上的碑文更好些。我写的每一个字都跟别的字不相称，我听到的是那些辅音如何相互磨擦发出细弱无力的声响，那些元音就象展览的黑人唱歌一样。我对每个字都深表怀疑，我先看到的不是字而是怀疑，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根本看不到字，字都是我虚构出来的。”<sup>②</sup>这种怀疑的表示，看上去好象缺少灵感，这正是卡夫卡的隐喻。“象石头做的”发展到墓碑的图象，也就是死亡的象征。对卡夫卡来说，文学也是死

---

①《弗兰茨·卡夫卡日记，1910—1923》，德文版第20页。

②《弗兰茨·卡夫卡日记，1910—1923》，德文版第20页。

亡，不过他只是退居到夜晚的房间里，把对生活的确信用文字写下来，并且把确信改变为怀疑，以虚构的生活把固定的文字掩盖起来。这和德国人道主义传统截然不同，在那里看到的是创造主的图象、自然的图象，而在卡夫卡这里只是死亡的图象。

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把握生活。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向上进取、获得成功。卡夫卡曾想建立家庭，可是他在现实面前往往惊恐万状、猝然中止，三次订婚三次解约就是最好的说明。一九一二年八月卡夫卡在布拉格马克斯·勃洛德父母家里作客时认识费丽塞·鲍尔（1887—1960），九月二十日给她写第一封信。费丽塞生活在柏林，她家象卡夫卡家一样属于欣欣向荣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她本人开始时是速记打字员，后来升为一家公司的代理人。由于她的精明能干和独立解放，卡夫卡十分钦佩她，并引起了他的兴趣。费丽塞非常自制并有信心，这对卡夫卡来说有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目标，这就是他想从父母家庭中解放出来的梦想，这个梦想须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独立与建立自己的家庭来实现。他们两人信件往来愈加频繁，一九一四年五月底终于在柏林订婚。然而这个半是梦想的爱情很快陷入了和内心力量的矛盾之中，这种内心力量就是迄今为止一直在进行的、孜孜不倦的业余写作。他向费丽塞说明，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家庭的父亲。他甚至想放弃他的公职，专心从事写作，靠费丽塞来

维持生活；当然，这种想法在他自己说来也是不能允许的。从柏林订婚回来，卡夫卡在六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订了婚就象一个罪犯。”<sup>①</sup>过了不到两个月，由于他对费丽塞的资产阶级本性（一个商人）感到吃惊，并害怕影响自己的工作，7月下旬他们即解除了婚约。解约只是在卡夫卡和费丽塞之间通过谈话双方都同意这一方式进行的，地点就在卡夫卡当时住的柏林旅馆里；在场的有费丽塞的妹妹埃尔娜、女友格莱特·布格赫和卡夫卡的朋友恩斯特·魏斯——他是反对这种结合的。这场谈话出现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被称为“旅馆里的法庭”而记载下来<sup>②</sup>。无独有偶，过了两年即1916年7月，卡夫卡和费丽塞·鲍尔在马林巴德疗养浴场一起度假时，他们再度相爱，决定战后结婚。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和费丽塞第二次订婚，但九月四日经医生诊断卡夫卡患有肺结核病，并引起咯血。同年12月第二次解除婚约。厚厚的一本《给费丽塞的信》（1967出版）可以作为卡夫卡自己的作品来看待，它以卡夫卡的方式反映了真实和虚构的东西。一九一九年夏卡夫卡第三次订婚，这一次是跟尤丽叶·沃里泽克；她的父亲是个鞋匠和犹太教堂的仆

---

①《弗兰茨·卡夫卡日记，1910—1923》，德文版第240页。

②《弗兰茨·卡夫卡日记，1910—1923》，德文版第245页。

役。赫尔曼·卡夫卡断然拒绝这样的结合，他把尤丽叶看作是家庭的耻辱。在父亲的反对下，弗兰茨·卡夫卡在1920年4月和尤丽叶解除婚约。除了上述三次订婚三次解约外，卡夫卡和女作家米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的关系也是很特别和有趣的。她是一位捷克外科教授的女儿，是布拉格女子完全中学最早一批毕业生之一。一九二〇年，米伦娜和犹太作家恩斯特·波拉克一起来到维也纳，他们是一对夫妻。米伦娜过去曾要求卡夫卡允许她把他的小说翻译成捷克文。后来他们之间通讯的友谊不断发展，导致卡夫卡专程去维也纳访问米伦娜，但米伦娜拒绝跟卡夫卡回布拉格。其实，恩斯特和米伦娜并没有正式结婚。卡夫卡对米伦娜谈了他自己关于对生活的恐惧、关于犹太教问题、关于性爱方面的耽心等情况；他给她看了《致父亲的信》和日记。然而他请求她断绝通讯联系。之后，虽然米伦娜同她丈夫正式分居，但并没有和卡夫卡结合；时断时续的通讯联系却一直存在下去。只是在死前很短一段时间，卡夫卡才有勇气独立自由地生活。一九二三年夏他在波罗的海滨的米利茨结识柏林一家养育院的职员、年轻的犹太女人多拉·迪雅曼特（1903—1952），9月和她一起住在柏林，结成生活伴侣；她在卡夫卡病中一直服侍着他，直到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卡夫卡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去世。



卡夫卡对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在他的作品和信件中明显地得到反映。开始时他受到华丽辞藻的影响，后来他下定决心要从这种风格中解脱出来。他定期阅读刊登文学评论和新创作的《新观察》<sup>①</sup>杂志。他探讨尼采的理论，因此阅读尼采的著作，即使这样尼采的直接影响痕迹很少。他热爱歌德，一九一二年七月和马克斯·勃洛德一起专门访问了魏玛；卡夫卡非常入神地聆听对歌德的介绍，这是很少有的。他对克莱斯特<sup>②</sup>尤其钟爱和同情，觉得自己的少年经历，家庭联系和存在着一个自觉的、有影响的、严峻的传统，同克莱斯特十分相似；当然，在克莱斯特方面是普鲁士传统，在卡夫卡方面是犹太教传统；因此他在一九一一年克莱斯特逝世一百周年时，在诗人的墓地上放了一个花圈，写上“家族中最优秀的人”；一九一三年九月二日给费丽塞的信中说：克莱斯特的自杀是“找到了正确的出路。”<sup>③</sup>他喜欢阅读赫贝尔<sup>④</sup>和格里尔帕策<sup>⑤</sup>的日记、贝多芬和冯塔纳的书

---

①德国出版的重要文学杂志，1890年由S. 菲舍尔创办，至今在西德法兰克福仍继续出版。

②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出身贵族，1811年自杀而死。

③《给费丽塞的信》，德文版第460页。

④赫贝尔（1813—1863），十九世纪德国作家。

⑤格里尔帕策（1791—1872），十九世纪奥地利戏剧家和小说家。